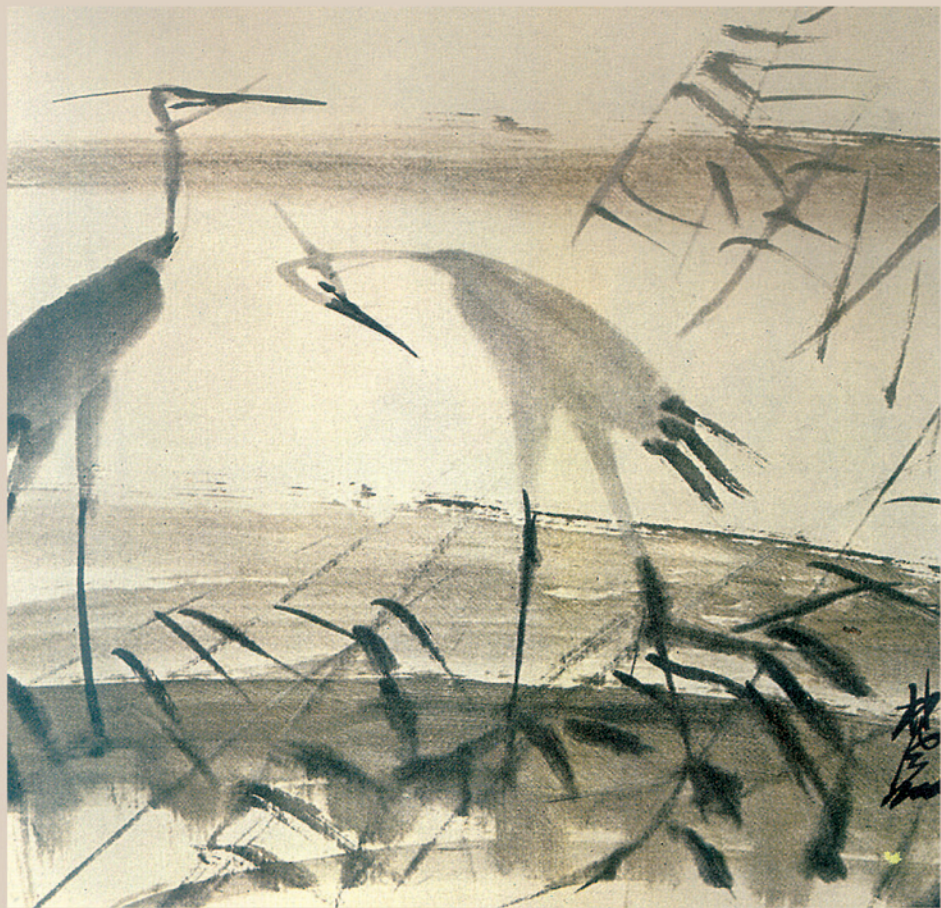


西湖雪山

故人情

——
艺坛师友录

李霖灿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湖雪山故人情：艺坛师友录 / 李霖灿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308-08191-7

I. ①西…Ⅱ. ①李…Ⅲ. ①回忆录—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39945 号

本书由雄狮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11-2010-136

西湖雪山故人情：艺坛师友录

李霖灿 著

- 策 划 王志毅
责任编辑 叶 敏
文字编辑 罗人智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625
彩 插 8
字 数 135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191-7
定 价 32.0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目 录

序	1
玉龙山上的奇遇 ——读吴冠中氏的水墨画	5
文约雪山行 ——给吾友吴冠中	13
新雪山盟	23
潘天授老师和我	34
标题抽象画新论 ——为朱德群画展而作	50
沈从文老师和我	63
西湖艺专人才蔚起	81
我的老师林风眠	92
铁中铮铮的艺术家李苦禅	104

么些朋友和才	120
怀念李济之先生	137
永忆恩师董彦堂	147
玉龙白雪故人情 ——忆李晨岚兄	161
田园交响乐 ——记吴讷孙先生和他的延陵乙园	175
忆慕老 ——写在《六一翁山堂清话》的前面	185
怀念素书楼主人 ——兼记《国史大纲》著述因缘	194
温如其玉忆爽老	201
跋语	208

序

■ 李霖灿

当初，高高兴兴写下这一系列文字，心中是在想：世事倥偬，留下一点雪泥鸿爪，亦未始非计之得者。等到今日要结集出版了，却觉得心情沉重，沉重得异常，几乎到了不克负担的程度。我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不胜感激”！

很简单，若没有这一些扶持我的老师和朋友，就没有现在的我。以我现在的年纪看来，不久必然会悠然消逝，只是这一堆深切的情，我将何以为报？

可怀念可感激的事太多了，但是却环绕着两个中心在开展：一个是西子湖，一个是玉龙山。

西湖艺专是我的母校。这集子中的大部分文字在《雄狮美术》上发表时，就以“艺坛师友录”为名，共占了十篇的位置，大都和西子湖的旖旎风光有关。

玉龙大雪山在云南的丽江，是我的第二故乡。在对日抗战的伟大背景下，我在这里度过了四年快乐的年轻时光，留下了终生不可泯灭的至深印象。

故事就在祖国的美丽湖山上“合龙”——西湖艺专的我在湘西沅江上毕业，却步行随着学校来到了昆明。在就

业的时候，滇省西北隅的玉龙大雪山却在向我招手，我立刻就为“咄”所吸引，奔到海拔两万英尺的主峰“扇子陡”下一住四载。

在玉龙雪山下，我感情激动地画了一些速写寄回了学校。那时学校即是我们流亡学生的家。画为吴冠中所见，他说：“李霖灿能，为什么我就不能？”四十年之后，他去了丽江，他画了雪山为我认出了“破绽”，又把原稿重新摄影寄来，还来信说：“咱们同窗西湖，合符玉龙！”好不有趣，就以记他的文章列为集中第一。

这以下就以在《雄狮美术》杂志发表的先后为序，从潘天授师到李晨岚兄，还有我的么些朋友和才，加上沈从文老师、庄慕老和鹿桥兄的延陵乙园。一个个当事人都是“非常人”也，而且都大有恩德于我，能在文字中叙述描写到的，真不过是千分之二三而已，实不足略抒我生平感激于万一。我能与这一批人追随为伍，至今拳拳之心犹以为荣。

古人云：观其交游，可见其为人。在这个大时代的背景之下，我真有幸，偶然和这许多非常之人相值相过，编织成不少可歌可咏可钦可羨亦可入诗入画的人生故事。自觉天地厚我，遂以此不令我虚此一行。即使我当下归去，犹自幸因人成事，有所交代于后世，实都出诸师友之真情鼎力厚赐。

凡是在文章上说到的名字，我都由衷地在这里感激他们或她们，因为并世相值，十分之不易。我珍惜他们对我的各项协助，有时竟然还是资助，这都在文章中有所

说明。

即令没有写在这本真情录中的朋友们，我也一例地感谢他们。因为笔墨到底有限，实在没法一一周全，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原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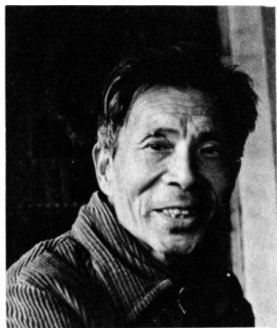
甚至于不是我的朋友或不愿意提到的友人，我都在这里一并致谢。因为有了你们，这世界才五光十色、绚丽多姿。对一个行将就“木”的人来说，这一切都是“难得”万分，更不会缘“木”求鱼，还争什么是非得失。只剩下珍重和感谢，充满了我这个笨拙知恩的心田。

这十三四篇文字原是散漫成章的，由黄秀慧、朱苓尹、黄惠婷三位小姐费了大力将它编缀成书，十分辛苦，谨在序尾敬向她们致谢！

顺着事情的发展看起来，这册纪念性的文集，初动笔时，是一片喜悦的心，到最后则成了一片感激之情。因为一粟之身，幸得大众扶持，才得稳度浮泛此生。我常常说自己的福气不小，“生于兵乱，老于太平”，近四十余年来未见狼烟烽火，可感可述可歌可泣的真情实事，真不知道还有多多少少。若老天保佑，慷慨再赐下一些剩余岁月，我还当挥毫续写二集、三集，以抒我真心铭感之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四日

外双溪绿雪斋中



▲ 吴冠中

玉龙山上的奇遇

——读吴冠中氏的水墨画

吴冠中是我西湖艺专的老同学，我们在学校里面就是这样“提名道姓”的。如今提笔为他写这篇文章，别有一番亲切，关系不同寻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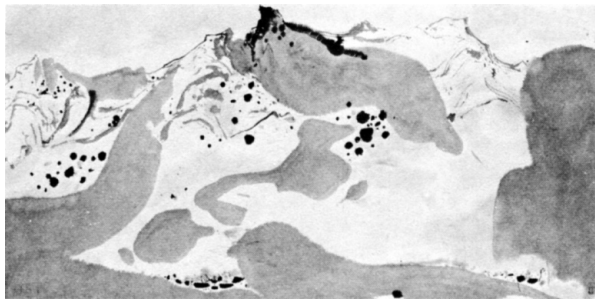
他在学校中时低我两班，和赵无极、朱德群是近班同学，他们那一淘以顽皮著名，花样最多。如吴冠中，他原来要学中国画，已经投靠潘天授老师的门下准备习艺终生了，却临时嫌水墨画缺乏颜色的亮丽，因而临阵换将，转而去专攻西洋画。

这种例子很普遍，年轻人哪个不喜欢翠羽明珰绚丽照

人？唯有我可算是例外，仍然画我的水墨兰竹山水。潘老师是这方面的大家，他常常对我说：“咱们什么时候去看看李可染的画室，他到底是怎样‘搨搨’的？”李可染也是艺专学生，在那时是中国画中的新派。如今他已是大名人了，我对这位老同学是景仰备至。

吴冠中在学生时代非常之用功。他后来得到了机会，来到了艺术家的圣地巴黎，一住数年，还到过世界各地（包括非洲）举行个展。他在中国更像太史公一样，周游天下名山大川，于是挥笔作画，颇有奇气……

话说在去年的《远东艺术》杂志二月号（*Oriental Arts*, Feb. 1984）上第二十四页之上，不但有他的照片，而且有他幅面广大（70cm×140cm）的《春雪》杰作刊出。我一见大喜，不但如睹故人，而且洞悉其心。李陵《答苏武书》上说：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于是我们二人虽然相隔万里，却在云南的玉龙大雪山中邂逅相逢，能不促膝谈心一乐平生吗？



我知道他在游历天下名山大川的经历中，一定会包括玉龙大雪山在内。看到他用水墨淡彩的《春雪》时，我失惊地大叫一声：“怎么？你把我埋在白雪中的‘壮志’给捡回来了吗？我不相信你曾‘立身绿雪深处’，像我一样地照澈灵魂。但是我一直表达不出的‘婉转流注冰清玉洁’，你竟轻而易举地给渲染点画了出来，而且比我所想象的还要充沛、洁白、丰富！”（见拙作《玉龙大雪山游记》）

我们就在白雪世界中谈谈心吧。这不是绿雪奇峰的顶点，却是东方艺术和西方艺术的会合点。我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曾经梦想到要以西方的技巧传达东方山水画的意境。玉龙雪山之行就有雪山开宗立派的构想，后来却因其他原因而改走了研究美术史的道路。吴冠中氏遨游世界归来，反而用中国画的技巧，表达出个中意境，这不是“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只在了解，而不在于形似”的最好证明吗？

为什么许多学西洋绘画的师友，到头来都又走了水墨画的道路？林风眠氏如此，徐悲鸿氏如此，赵无极的抽象画中总是有中国山水画的间架出现。用吴冠中的话——这是“根”的缘故。血浓于水，一位东方血统的大画家，他没法，也不需要特意地去拒绝或排斥自己的优良传统。《春雪》一图，吴冠中现身说法，给自己的话作了见证！

中国画号称线条的雄辩，墨沉泼洒，一片自然，都是我国绘画的优良系列。《春雪》由西方的背景中打过来，我们从笔墨的传统观念中看上去，如行云流水，如撒豆成



▲ 吴冠中 老树 1981 70cm×120cm

兵，加上一点点小型人间屋宇景色作比例的衬托，于是乎一派清新光景，雪山直上青天的感觉便被创造了出来。我住玉龙雪山四载，对于这种扑朔迷离的对比感觉，曾有“去来今俱杳，云水雪争流”的歌咏。《春雪》凌空地写出了这项高超的意境，是从玉龙山、金沙江得来的灵感，又三十年的苦修苦练无疑。

另外《老树》一图亦使我心领神会，试与金代大画家王庭筠（1151~1202）的《幽竹枯槎图》两两相比，那就相得益彰、意趣横生。两幅杰作所要表现的重点都是“万物的生意”，试向古木的枝梢处寻，老树婆娑，但生意盎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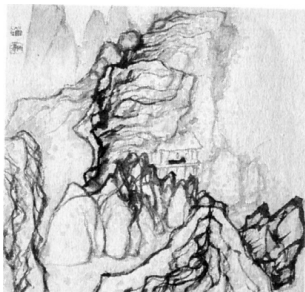
▲ (金)王庭筠 幽竹枯槎图



▲ 吴冠中 松魂图 1983 70cm × 140cm

一旦春风春雨吹拂，马上抽条发芽。不仅在哲学上“生生之谓易”是我国文化的核心，中国画的鸟兽林木虫鱼无一不是生意勃然，甚至于朱晦翁的“活泼泼地”，亦可移来一总作诠释也。

杜甫曾有“独树老夫家”的歌咏，这两幅“老树”都有其倨傲偃蹇之态，也都有“空山不见人，遗世而独立”的苍老情致。两幅画都善于用墨，不仅墨沉淋漓，而且同用飞白的线条以增加老树的质感和苍劲。一个是在十二世纪，一个是在二十世纪，中间相隔了八百年的时光，不约而同地得到如此相似意境的成功，可谓是艺术史上的一项



◀ (清) 石涛 危岩读书图



▲ 吴冠中 苏州庭园

奇迹。只不过《老树》采用了淡彩乱点法，更增加了一点空气迷离之感而已。

用同样的对比手法，把吴冠中的《松魂图》和石涛（1641~1717）的《危岩读书图》相提并论，那就更有趣了。大家第一眼就看到，“纠缠”二字是它们共同的主题。二者线条的纠缠何其神似，又同样地流丽斑斓；所不同者只是石涛大师的笔墨是“咬住青山不放松”（郑板桥《题兰花》句），而吴冠中的《松魂图》则更接近抽象的意境罢了。

说到了抽象的意境，吴冠中的《苏州庭园》可以提示出来作为代表。若依我的意见，这幅佳作可以名之曰“苏州花园之印象”。因为这画上所表现的不是拙政园，也不是狮子林或沧浪亭，却是留园、网师园等的总合感觉。此中主要的灵魂厥在于太湖之奇石。试看奇形怪状，伏熊立鹭，千变万化却又玲珑剔透地往复运转，这不是石奇须“透、陋、丑、瘦”的四字诀吗？中国书法上讲究的“无

垂不缩、无往不复”，这线条的回环往复不正表现得出神入化、莫测终始吗？

但是太湖石的灵魂正是凝聚于斯。加上一点点画家惯用的大小宾主对比手法，翬飞的亭阁仰檐，柳明花红的流水小桥，桥下水中还有浅浅游鱼，这苏州文人庭园的幽静自然就表现得格外扣人心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马上就走入了图画中，和画家的敏感心灵有了极强烈的和弦共鸣。

我常是说，中国画是一种“印象派”，这与法国的马奈、莫奈等大师无关，却是既不写实又不写意的一条中庸大道。通常的情况，是就对象而汲取其灵感，然后就其最动人心之处综合而表达之，其所表现的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却是眉眼盈盈地楚楚动人——换言之，美好的“印象”而已。吴冠中在《苏州庭园》图中表现得恰到好处。

《松魂图》和《苏州庭园》都是吴氏画迹中的晚近之作，这可以合理地推测吴氏画风的最近动向和成就。若进一步去蠡测吴氏会由此放弃“形似”而走向“抽象”的道路，我则以为不大可能。

抽象是一种“悬崖撒手”的方式，他必须扬弃“形似”，这是一种西方艺术的路数，和中国文化的“不走极端”有扞格不入的倾向。所以我以为吴冠中不大可能走极端抽象的道路，若那样，他就是赵无极和朱德群了。那分明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走过来的，与中国画的和弦不相谐和共鸣。归根到底，吴冠中还是与王庭筠的《幽竹枯槎图》

及石涛的《危岩读书图》的血统相近。

人人都有习气，我自己也不能避免。由于四十年来一直在博物院中工作，触目所见、魂梦所思的都是中国名画，因而自自然然就以此来和吴冠中的画列相比证，并进深一层次，进而谈论到东西艺术的会合奇遇。以玉龙山的白雪为引，笑论世界画坛之大事，奇遇之外还有胜缘，千万难得之至，只不知当世博雅“何以教我”，吴冠中老同学又以为如何耳？

若现下当今，我和吴冠中在街上邂逅相逢，四五十年的岁月不居，彼此必然交臂不识，谁也认不出谁来。但是若由作品而论心，则千载犹如昼夜，一点也不见阻隔，诵“人生短，艺术长”之名言，衰老龙钟何妨，不碍平生知音，挥笔为文，权当晤谈斗室之内。且可广结天下名宿，一论艺林古今，不亦是极人世之至乐了吗？缩笔于此作结之际，犹自觉欣喜无量！

乙丑年除夕 外双溪绿雪斋中

（原载于1985年4月号《雄狮美术》月刊）



▲ 吴冠中 月下玉龙山 1984 100cm×200cm

文约雪山行

——给吾友吴冠中

韩愈说太史公周游天下名山大川，“故其为文，颇有奇气”。徐霞客一生以登山临水为志，滇游一记说他由鸡足山北行至丽江，在那里停十六日，天天派人踞屋顶，欲一睹玉龙大雪山的皎洁真面目而竟不得一见，遂成为千古艺文上的一件憾事。因为滇云一记，从此遂缺失了玉龙一章，我们后生小子也因此而无缘拜读霞客先生生花妙笔之描绘。我常在想，这是徐霞客和玉龙山双方面的不幸，哪方面的损失大？一时还真的是难以平章。但是我总希望，有一天，在这两者之间，自己也能略尽一点绵薄之力。因